

一個時代的衰亡： 評約瑟夫·羅特之《皇帝的胸像》

尹懷君

皇帝的胸像

在昔日的東加利西亞（Galicia），曾有一個偏遠、遺世獨立，名喚洛帕提尼（Lopatyny）的小村莊，裡面住了一位奧匈帝國的貴族法蘭茲·柯薩費爾·莫斯汀（Franz Xaver Morstin）伯爵。莫斯汀伯爵的家族來自義大利，16世紀開始定居在今日的波蘭境內。精通歐洲各國語言、親友散居歐洲各地的莫斯汀伯爵，對家族起源的義大利或是定居的波蘭，都沒有特別的認同。相反地，他認為自己是奧匈帝國的貴族，典型、純粹的奧地利人，並且對時下流行的民族主義感到毫無必要，甚至嗤之以鼻。

一次大戰以前，伯爵在村裡是最有影響力的人，扮演著地方政府與百姓之間的橋樑。作為不事生產的貴族階級，伯爵行使貴族的慈善事業、發揮影響力為村民服務，以及照顧撫卹弱勢的百姓，藉此再三確認自己在社會上的權力與地位。伯爵認為幫助比他弱小的人民是他的職責，所以對於比他強大的人，他也展現出尊重與服從。對伯爵來說，帝國的皇帝永遠都是一個獨特的、重大的「現象」，要把皇帝想成一個普通的「人」，幾乎是不可能的。深植於世襲階層地位的信念，使得伯爵不為任何個人特質，而是為了皇室的屬性而敬愛著皇帝。

某一年，帝國的年度閱兵大典選在洛帕提尼以及鄰近的地區舉行，奧匈帝國的皇帝法蘭茲·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f I, 1830-1916）也將為此親臨

這個小村莊。身處於階層分明的貴族社會中，伯爵盡其所能地照拂比自己弱小的人，也對地位較自己高尚的人懷有無條件的尊崇，皇帝的造訪對他而言無疑是莫大的殊榮。為了迎接皇帝的駕臨，莫斯汀伯爵在幾個月前就開始四處奔走準備，小至購買村裡小女孩典禮穿著的白洋裝、猶太人酒館屋頂掛的黃黑國旗，大至附近駐軍守衛的時程、典禮致詞講稿的三種語言版本，都打點收拾得安妥穩當。那年夏天皇帝果真來到洛帕提尼，並在莫斯汀伯爵的小城堡裡住了八天。對伯爵、對村民來說，那年夏天都是一場畢生難忘的經驗。一位立志要當雕刻家的農家男孩在法蘭茲·約瑟夫一世離開以後，為了紀念這段美好的回憶，用砂岩雕刻了一座皇帝的胸像獻給莫斯汀伯爵。伯爵為此十分動容。他為男孩求得了維也納藝術學院的入學席位，並且驕傲地把皇帝的胸像豎立在自己城堡的入口。直到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伯爵才在自己上戰場前將胸像取下，用乾草包裹好，收藏城堡的地窖裡。

莫斯汀伯爵在戰爭中存活下來，但奧匈帝國卻戰死了。當伯爵回歸故里，奧匈帝國瓦解，他變成了「波蘭人」，受波蘭共和國政府的管轄，而皇帝法蘭茲·約瑟夫一世已然長眠於維也納的皇家陵寢。在洛帕提尼，原野依舊、景物如昔，但在新誕生的波蘭共和國底下，伯爵卻不確定自己是否還有一個「家」。巨大的失落感促使伯爵離開了故鄉，前往瑞士尋找往日的平靜。然而，取得護照、經過繁複的簽證手續終於得以出國，

在蘇黎世等著他的卻是更為露骨而不堪的荒謬。他的失眠沒有改善。某次夜半徘徊小酒館時，看見瘋癲的銀行家頭戴聖史蒂芬王冠在眾人的哄笑聲中狂舞，伯爵遭受了更沈重的打擊。他失去理智、大鬧酒館而被趕出來。隔天，他就立刻啟程回到洛帕提尼。

伯爵逃回故鄉，在故鄉尋覓「美好過去」的殘片。他把皇帝的胸像從地窖裡拿出來，再次將它安放於城堡入口處。洛帕提尼的百姓在戰後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他們仍然看天吃飯、經商維生，仍然善良有禮，仍然在路經皇帝的胸像時脫帽行禮或者誠心祝禱。日子一如往常地過，彷彿大戰從未發生。洛帕提尼宛如一個時間凍結的膠囊，活在哈布斯堡王朝仍然健在的奧匈帝國。外界開始盛傳伯爵精神失常了，不但對皇帝的胸像行禮如儀，還整天穿著奧匈帝國的騎兵軍官制服。本來他沒有這麼做，聽聞以後卻覺得正合他意，真的穿起舊制服，藉此得到了一點平靜。

然而，與新勢力的衝突來得猝不及防。新任波蘭共和國的地方官員巡迴視察的時候在洛帕提尼短暫停留，見到伯爵城堡門口矗立著皇帝的胸像，已然暗自心驚，親切招待他的伯爵又穿著奧匈帝國的騎兵軍官制服，像是舊王朝糾纏不散的鬼魂。巡迴結束以後，他下令莫斯汀伯爵必須撤走皇帝的胸像並且換掉身上的舊制服。消息傳回村裡，伯爵以及洛帕提尼的村民們不得不從帝國的舊夢當中清醒過來。他們決定不把皇帝的胸像撤下來，而是舉行了一場莊嚴肅穆的葬禮，將皇帝的胸像、舊王朝、屬於帝國的往日與一去不返的舊家園共同埋葬。

莫斯汀伯爵後來離開了洛帕提尼。他在南法的度假勝地撰寫自己的回憶錄、等待死亡。死後，他的遺體被運回家鄉，葬在皇帝法蘭茲·約瑟夫一世（胸像）的身旁。

永恆的流浪者：約瑟夫·羅特

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 1894-1939）是一位奧地利籍的猶太裔記者與作家。他出生在加利西亞地區的布洛迪（Brody），年幼時與母親及外祖父母共同生活，成長於一個高度同化的猶太家庭。大學時代在維也納大學專攻德語文學，羅特原是反戰主義者，不過1916年曾經投筆從戎，甚至短暫地在蘇聯被俘。戰後，羅特開始為報紙撰寫專欄，也曾以德文作家的身份居住在柏林。他同時也是保皇派人士，致力於復興哈布斯堡王室的統治。1925年，羅特在巴黎擔任法蘭克福匯報的特派記者，後來對蘇聯、阿爾巴尼亞、波蘭及義大利的深度報導也相當成功。期間，他也持續小說的創作，用故事描繪他所在的時代。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上臺以後，羅特不曾再踏入德國，最後病逝於巴黎，享年44歲。

為了掩飾自己「東方猶太人」（Ostjuden）的出身，羅特曾經宣稱自己生於施瓦本地區（Schwabendorf）。臺灣大眾普遍對羅特的認識不深，中文的維基百科上的羅特還停留在「出生於施瓦本地區」便是一例。然而，在德語文壇當中，羅特卻佔有重要地位。他的小說以憂鬱的鄉愁與懷舊感著稱，最著名的長篇小說作品為《拉岱斯基進行曲》（Radetzky March, 1932），將奧匈帝國的興衰寄託於一個家族的起落。〈皇帝的胸像〉（The Bust of the Emperor）是羅特1935年的作品，主角莫斯汀伯爵幾乎完全反映了羅特的保皇思想以及對奧匈帝國的認同，故事帶有濃重的失落感，宛如一首舊時代的輓詩，由一位不具名的敘述者娓娓訴說，除了對帝國的懷念之外，也對所謂的「歷史進程」提出低調的質疑與抗議。

哈布斯堡王朝與民族主義

從15世紀時三次運氣極佳的政治聯姻開始，哈布斯堡家族從神聖羅馬帝國的選帝侯之一躍升為一個領土遍佈歐洲大陸的王朝，對歐洲17至19世紀的歷史影響甚鉅。然而，對任何一個領土面積廣闊的帝國或者王朝而言，國境內語言、種族、宗教等等各方面的多元性都是不可避免的問題，當然哈布斯堡王朝也不能免俗。19世紀對中、東歐地區，對哈布斯堡王朝的挑戰，是中世紀遺留的「皇帝忠誠」（Kaisertreue, loyalty to the emperor）與新興民族主義之間的拉扯：哈布斯堡王朝是藉由皇帝忠誠將本質完全不同的民族集結成一個帝國，然而根據民族主義，國家應該是為了保護一個特定民族而形成。當法國大革命所掀起的時代狂潮橫掃歐洲之際，在既有的民族國家（如英、法）中傳散的是自由、平等、博愛的概念，然而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的中、東歐地區，並沒有可以稱作「民族國家」的實體，而是依照中世紀的王權、貴族階級制度統治多種宗教、多元民族的帝國。可以想見，民族主義對哈布斯堡王朝轄下地區的非日耳曼人而言，代表的不僅僅是民族認同，更是免於外族統治的自由與選擇不做二等國民的自主權。

為了因應19世紀的民族思潮，哈布斯堡王朝於1867年將帝國以多瑙河為界，劃分為雙元的奧匈帝國（多瑙河以西為奧地利帝國，以東則是匈牙利王國）。然而帝國境內的民族遠不止日耳曼及馬扎兒民族，身為少數民族最大宗的斯拉夫民族不論在政治或是文化上，都還是處於弱勢，因此民族問題仍然困擾著哈布斯堡王朝，直到20世紀初一次大戰結束、帝國完全瓦解為止。

19世紀與20世紀是新舊時代的交替點，這在中歐尤其明顯。靠海的西歐經過啟蒙運動、科學革命、工業革命乃至於民族思潮，逐漸往我們

認知的「現代社會」前進，進而轉變整個世界。但是在中、東歐，屬於「現代」的思想剛剛起步，舊時代尚未死絕。民族主義震盪並改變歐洲之時，那群擁抱舊思想、亟欲力挽狂瀾的保皇派人士如約瑟夫·羅特，就是舊時代的絕佳代表：1938年他曾以保皇派代表的身份前往奧地利對政府進行遊說，企圖使哈布斯堡家族的奧圖復辟。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皇帝的胸像〉當中莫斯汀伯爵。在一次大戰結束、帝國瓦解以後，他的失落感、他的鄉愁，他對多元帝國、美好過去的緬懷，他在新時代感受的巨大孤寂，就是羅特自己的寫照。

舊時代的消殞

如同故事開頭，「在曾經的東加利西亞，今日的波蘭」，羅特在〈皇帝的胸像〉中多使用舊奧匈帝國時期的德語地名，而非戰後波蘭共和國的地名來指稱發生地點（例如稱Lwow為Lemberg）。憂傷的懷舊感蔓延在〈皇帝的胸像〉全篇故事當中。不止是故事的情節，羅特的文字本身就有意無意地營造並保持著一種舊時代的氣氛。藉由莫斯汀伯爵這個角色，羅特表述了一種超越民族、不分宗教的奧地利帝國認同。

在伯爵的往返帝國中心的旅程中，他（指莫斯汀伯爵）總會發現一些特定的事物，在各地的火車站、小攤販、公共建築、學校、教堂，以及多元帝國當中那些古老的封地，帶給他格外的愉悅。各地的警察都穿戴一樣的土色羽毛頭盔，上面有金色的球體與哈布斯堡老鷹；每一扇帝國特許的煙草店門上都漆有黃黑相間的斜條紋；各處的稅收官佩劍劍柄上都有一樣鮮綠欲滴的圓球；在每一個邊防小鎮都可以看到穿著同樣制服的步兵、砲兵和騎兵；在這多彩的帝國裡，每一處的傍晚

同一時分，教堂的鐘聲響起，宣示一天的結束。

到處都可以找到相同的咖啡館，有煙燻的灰拱頂、昏暗的側間供人們下棋，壁櫃裡放滿了各種瓶罐杯盤，櫃檯還有金髮而豐滿的收銀員；大鬍子的侍者，手臂上掛著餐巾，用不穩的膝蓋和外張的腳掌穿梭席間，服務著那位同樣大鬍子卻統治整個帝國的紳士，以及他的警察、他的稅收官、他的煙草商人、他的所有人民。

然而在每個封邑，不同的歌曲也傳唱著：農民穿著不同顏色的衣服；人們說一種，或者許多情況之下，多種不同的語言。最令伯爵開心的，莫過於在各種顏色中，閃耀著熟悉感的黑與黃（註：黑與黃為哈布斯堡王朝旗幟的顏色）；在每一種語言與歌謠當中，「天佑吾皇」都同樣莊嚴卻又令人愉悅，而那帶有鼻音的、拉長尾音的、溫柔的奧地利德語，又是使人最感親切的。像與他同時期的所有奧地利人一樣，伯爵享受那些在變動當中的永恆、存在於陌生之中的熟悉。如此，陌生的人事物不必失去自己的色彩也能讓他感到可親，而他自己的家鄉對那些陌生的外地人總保持一種永恆的魔力。

透過描寫莫斯汀伯爵固定在歐陸的旅行以及他的感受，羅特呈現出帝國境內許多的「相同」與「不同」，強調各種語言、宗教、族群共同組成了奧匈帝國，因此，帝國的高貴應該在於超越民族、超越藩籬的特性；將帝國的子民緊密連繫在一起的並不是自私的民族情感，而是對共同的君主、政治情勢的忠誠，以及維持多元而穩定的生活的想望。另外，在洛帕提尼這個小山村，羅特也使用許多地域及種族的人民來表現舊帝國的多樣性，就連最後給胸像的葬禮都有眾多不同民族的人參與，藉此突顯對「民族國家」——每個民族必須分開自己成立國家——的概念的反諷。

19世紀的發展告訴我們，唯有透過歸屬一個特定的民族或者種族，個人才能夠保有個體的獨

特性與完整的公民權。「人性經由民族主義邁向野蠻。」奧地利詩人格利帕策（Grillparzer）如是說。那時民族主義才剛登上舞臺，與我們今日經歷的野蠻還有一段距離。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主義是從粗鄙的底層突然湧現，然後成為現代國家的普世價值。開始推廣的人大概都是些不入流的角色：在軍隊兼職的攝影師，因為欠缺才華而無法進入學院深造、淪落去畫標誌或是壁畫的「藝術家」，想要在中學教書但只能待在小學的教師，想當醫生的藥劑師助理，想當牙醫卻只能專門幫人拔牙的人，郵局或鐵路局的低階員工，銀行職員，伐木工，總地說，就是在中產階級社會當中有著無理要求的奧地利人。這些一直以來都是奧地利人的人，在塔爾諾波爾（Tarnopol）、塞拉耶佛、布爾諾（Brünn）、布拉格、切爾諾夫策（Czernowitz）、歐德堡（Oderburg）、特洛帕烏（Troppau），忽然就開始根據「時代精神」而將自己歸類為波蘭人、捷克人、烏克蘭人、德國人、羅馬尼亞人、斯洛維尼亞人與克羅埃西亞人，等等、等等。

基於對帝國的認同，羅特在故事中透過莫斯汀伯爵抒發對民族主義的反感，也藉由洛帕提尼的村民來呈現百姓對皇帝的忠誠。在保皇派的眼中，基於當時歐洲的亂象，民族主義確實不像是時代進步的一環，反而像是人類往野蠻時代的倒退；各個民族和平融洽地屬於一個多元的帝國，理應才是文明的樣貌。然而，身處於後世的我們不得不以後見之明，對羅特所呈現出的舊日帝國提出質疑：羅特筆下的洛帕提尼，是舊時代忠實地再現，抑或是理想的投射？誠如前文提及，一個包含多元族群、多種宗教的大帝國，各個民族之間的相處與妥協是永恆的課題。不可諱言地，在帝國中可能有如羅特等思想溫和、認同帝國大於認同民族的人，但更多的可能是由於長期權利不均而導致彼此涇渭分明，甚或彼此仇視的民族

關係。哈布斯堡的維也納培植了羅特，但不容忽略的是，她同時也孕育了希特勒的種族觀念。

一戰的結束，或多或少可以說是民族主義的勝利。於是故事當中反對民族主義的鬥士莫斯汀伯爵，戰後歸鄉時只感受到無盡的迷惘。

現在，他想著，這個村莊屬於波蘭，而不是奧地利，那麼它還是我的家嗎？「家」到到底是什麼呢？從孩提時代就熟悉的軍警制服，不是像故鄉的青山綠水一樣有家的感覺嗎？物是人非的所在，還能叫作家嗎？那麼我在此，是否也不能算是回到了「家」，伯爵繼續想著，因為這裡屬於某個擁有更多土地的領主？不自然的歷史發展，已然毀滅了我的家。各地的人們都在談論這個新的「祖國」。在他們的眼中，我是所謂「失根的人」。我一直以來都是。啊，曾幾何時，我們這些失根的人擁有真正的、唯一的祖國。那就是奧匈帝國。如今我無家可歸，只能永恆地流浪。

就像莫斯汀伯爵感到自己成為「失根的人」（Lackland），羅特也認為自己永恆地喪失了家鄉。身為徒有民族意識而無民族祖國的奧匈帝國猶太人，當帝國瓦解，羅特等於是失去了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園，這份無家可歸的失落感比起其他民族，可能會更加強烈。或許是為了突顯失根的感受，羅特才會將主角設定為貴族，並讓他在遺世獨立的小山村裡建立自己的舊世界堡壘。在舊時代裡，貴族的身份以及世界觀提供了莫斯汀伯爵一個保護傘，當戰爭結束，奧匈帝國瓦解、民族國家（此指東加利西亞所在的波蘭共和國）建立，伯爵與時代的現實之間再無任何緩衝與防備。他無力承受世界的巨變，因為這個巨變不止毀滅了他的家園，更否定了他的前半生。於是伯爵在失去祖國的同時喪失了未來：其實在與民族主義的戰爭當中，伯爵早已不敵時代的洪流而戰死，雖然熬過大戰、存活下來，他的生命卻不再前進，而是隨著舊時代的消逝而停

滯，直到迎來生理上的死亡。故事中奧匈帝國的瓦解與法蘭茲·約瑟夫一世的逝世是時勢的必然，而埋葬皇帝的胸像則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新時代的步伐

故事的最後，莫斯汀伯爵在撰寫自己的回憶錄時，以有很多門與很多房間的大莊園來比喻奧匈帝國，表示相較於支離破碎的民族國家，帝國的統一體制之下含有各種可能、各種色彩，然而這個大莊園已經被時代的巨輪給分裂、破碎，於是他也永遠地失去了家。不像前面與民族主義戰鬥時的言論，他沒有直接表明帝國與民族國家孰優孰劣，而是含蓄地說自己「習慣了住在『家』裡面，而不是住在小屋」。

觀察羅特在故事中呈現的（理想上的）帝國，不難發現其中對多元民族的包容性，正是21世紀的世界所強調的重點，區域之間的整合及超國家組織如歐盟的誕生，也彷彿驗證了「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如此看來，民族主義貌似只是兩種整合（專制時代與民主時代）之間的插曲。不過，雖然民族主義的興起、民族意識的抬頭，某種程度上加深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偏見，極端的民族主義與種族思想也曾帶給世界浩劫，我們卻不得不承認，19世紀民族主義的大放異彩，也是整個世界習得人權概念的重要過程。經由民族自決的風潮、民族國家的建立，人類開始理解世界上沒有誰比誰更高尚，也沒有誰生來就該統治而誰生來就該被統治。如果不曾經歷民族主義的思維與民族國家的實踐，世界大概也無法發展出今日平等與包容的普世價值。

人類的文明與聚落，從部落演進到國家，再從小型國家進展到大帝國，大帝國又因民族主義而瓦解，最後民族國家之間的整頓形成今日的世界版

圖。如此歷史進程是線性進步的嗎？這是個大哉問。是不是「進步」，恐怕並沒有一定的答案。就像民族主義者宣稱民族主義興盛是進步的過程而保皇派人士指責他們是文明的倒退一樣。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歷史事實是客觀的、環環相扣的存在，而對於歷史發展脈絡的詮釋，則是因人、因時代、因切入角度、因意識形態而異。身為後世的研究者，我們的優勢——同時也是我們的責任——就是從更豐富的資料來源、更多種的角度觀點來理解歷史、解讀過去，藉此能更高瞻遠矚，理解現代、展望未來。

參考文獻：

Adolf Hitler著，陳式譯。（2000）。《我的奮鬥》。臺南市：文國書局。

Coetzee, J. M. (2002). Emperor of Nostalgia. *NY Review of Books*, 49(3).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02/feb/28/emperor-of-nostalgia/>)

Ingrao, C. W. (2000). *The Habsburg Monarchy, 1618-18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th, J. (2004). The bust of the emperor. In Decker, C. (eds.). *Austrian Identities* (pp. 55-73). Ariadne Press.

Stokes, G. (1998). Eastern Europe's defining fault lines. In Ramet, S. P. (eds.). *Eastern Europe: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since 1939* (pp. 15-31).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碩士）

「Paris je t'aime」音樂美學講座

「如果你夠幸運，在年輕時待過巴黎，那麼巴黎將永遠跟著你，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饗宴。」——1950年海明威致友人。

Si tu as eu la chance d' avoir vécu jeune homme à Paris,
où que tu ailles pour le reste de ta vie, ça te reste, car Paris est une fête.

巴黎，有左岸、咖啡館、蒙馬特與香榭里榭，有雨果、大仲馬、喬治桑、巴爾扎克、佐拉、卡繆、西蒙波娃與莒哈絲；有楚浮、高達、提姆波頓，還有布雷爾與琵雅芙。但蕭邦、莎士比亞、德布西與福樓拜卻爭相地說，「我不是來自巴黎、卻在巴黎完美了藝術與人生」。今年春天，「法國音樂藝術節」，我們看見藝術的音樂的巴黎的，萬種風情。

今年春天，法國音樂藝術節將在台北展開，「以建築、美術、文學、音樂為中心的五場巴黎講座，音樂是這場沙龍的主人，他將帶領你看到立體的巴黎，讓巴黎也成為追隨你一生的藝術朋友。」一場真正的法國藝術音樂美學之旅「跟著音樂家去旅行」（時報旅遊主辦），也將於此誕生。

主講 | 佐依子（女高音、台北愛樂電台名主持人、名作家）

時間 | 15:00-17:00

地點 | 甘泉藝文沙龍（國家戲劇院地面層）

2016/02/27（六）蕭邦的巴黎休止符

2016/03/06（日）包法利夫人的鋼琴聲

（報名費用、講座及音樂會訊息請上善果藝術官網<http://artemisart.me> 查詢）